

中央黨校出版社
傳統文化研究組

編

宋元
明清

十三經注疏匯要

第九冊

顧廷龍題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

本冊目次

春秋傳	〇〇一
春秋左氏傳補注	一四七
穀梁補注	一九九
公羊義疏(上)卷一—卷一四	四六九

〔宋〕胡安國撰

春秋傳

春秋傳序

古者列國各有史官掌記時事春秋魯史爾仲尼就加筆削乃史外傳心之要典也而孟氏發明宗旨目爲天子之事者周道衰微乾綱解紐亂臣賊子接迹當世入欲肆而天理滅矣仲尼天理之所在不以爲已任而誰可五典弗傳已所當叙五禮弗庸已所當秩五服弗章已所當命五刑弗用已所當討故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聖人以天自處斯文之興喪在已而由人乎哉故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諸行事之深切著明也空言獨能載其理行事然後見其用是故假魯史以寓王法撥亂世反之正叙先後之倫而典自此可傳秩上下之分而禮自此可庸有德者必褒而善自此可勸有罪者必貶而惡自此可懲其志存乎經世其功配於抑洪水膺戎狄放龍蛇驅虎豹其大要則皆天子之事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知孔子者謂此書過人欲於橫流存天理於既滅爲後世慮至深遠也罪孔子者無其位而託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權使亂臣賊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則威矣

是故春秋見諸行事非空言比也公好惡則發乎詩之情酌古今則貫乎書之事與常典則體乎禮之經本忠恕則導乎樂之和著權制則盡乎易之變百王之法度萬世之繩準皆在此書故君子以謂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學是經者信窮理之要矣不學是經而處大事決大疑能不惑者鮮矣自先聖門人以文學名科如游夏尚不能贊一辭蓋立義之精如此去聖既遠欲因遺經窺測聖人之用豈易能乎然世有先後人心之所同然一爾苟得其所同然者雖越宇宙若見聖人親炙之也而春秋之權度在我矣近世推隆王氏新說按爲國是獨於春秋貢舉不以取士庠序不以設官經筵不以進讀斷國論者無所折衷天下不知所適人欲日長天理日消其効使夷狄亂華莫之遏也噫至此極矣仲尼親手筆削撥亂反正之書亦可以行矣天縱聖學崇信是經迺於斯時奉承詔旨輒不自揆謹述所聞爲之說以獻雖微辭奧義或未貫通然尊君父討亂賊闢邪說正人心用夏變夷大法略具庶幾聖王經世之志小有補云

述綱領

學春秋者必知綱領然後衆目有條而不紊自孟軻氏而下發明綱領者凡七家今載七家精要之詞于卷首智者即詞以觀義則思過半矣

孟軻氏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膺戎狄驅猛獸而百姓寧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彘楚之構祝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相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曰春秋無義戰彼善於此則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敵國不相征也

莊周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也聖人議而不辨又曰春秋以道名分漢董仲舒記夫子之言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論其師說曰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春秋公羊氏始其自言曰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前有讒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爲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爲

春秋

六十六年

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爲人臣子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陷篡弑之罪故春秋禮義之大宗也

隋王通曰春秋之於王道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舍則無所取衷矣又曰春秋其以天道終乎故止於獲麟

宋西都邵雍曰春秋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五伯者功之首罪之魁也先定五伯之功過而學春秋則大意立矣春秋之間有功者未有大於四國者也有過者亦未有大於四國者也不先治四國之功過則事無統理不得聖人之心矣

橫渠張載曰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爲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

河南程頤曰五經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又曰五經如藥方春秋猶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又曰春秋一句即一事是非便見於此乃窮理之要學者只觀春秋亦可以盡道矣又曰春秋傳爲按經爲斷又曰春秋之文

一意在示人如土功之事無大小莫不書之其意止欲人君盡民力也又曰春秋之法極謹嚴中國而用夷禮則夷之韓子之言深得其旨又曰夫子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經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平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矣

明類例

春秋之文有事同則詞同者後人因謂之例然有事同而詞異則其例變矣是故正例非聖人莫能立變例非聖人莫能裁正例天地之常經變例古今之通誼惟窮理精義於例中見法例外通類者斯得之矣

春秋

六十二宋

謹始例

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此重事也當國大臣輒必以其事告于廟秉筆史官必以其事書于策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綠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即位而謹始本不可以不正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王此大本也成無焉則不書即位隱莊閔僖四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晉發之書曰衛人立晉以見內無所承上不請命者雖國人欲立之其立之非也在春秋時諸侯皆不請王命矣然承國於先君者則得書即位以別於內復無所承者文成襄昭哀五公是也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齊孺子荼發之荼幼固不當立然既有先君景公之命矣陳乞雖流涕欲立長君其如景公之命何以乞君荼不死先君之命也命雖不敢死以別於內復

無所承者可也然亂倫失正則天王所當治聖人恐此義未明又於衛侯朔殺之朔殺叔壽受其父宣公之命嘗有國矣然四國納之則貶王人拒之則褒於以見雖有父命而亂倫失正者王法所宜絕也由此推之王命重矣雖重天王之命若非制命以義亦將墜而不行故魯武公以括與戲見宣王王欲正戲仲山甫不可王卒立之魯人殺戲立括之子諸侯由是不睦聖人以此義非盡倫者不能斷也又特於首止之盟發之夫以王世子而出會諸侯以列國諸侯而上與王世子會此例之變也而春秋許之鄭伯奉承王命不與是盟此禮之常也而春秋逃之所以然者王將以愛易儲貳桓公糾合諸侯仗正道以翼世子使國本不搖而天下之為父子者定所謂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者也至是變而之正以大義為主而崇高之勢不與焉然後即位謹始之義終矣萬世之大倫正矣故曰春秋之法大居正非聖人莫能修之謂此類爾

敘傳授

考類

三

六七八

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敘事見本末公羊穀梁詞辨而義精學經以傳為按則當閱左氏玩詞以義為主則當習公穀如戴惠公元妃繼室及仲子之歸于魯即隱公兄弟嫡庶之辨攝讓之實可按而知也當閱左氏謂此類也若夫來贈仲子以為豫凶事則誣矣王正月之為大一統及我欲之暨不得已也當習公羊氏謂此類也若夫母以子貴賤妾許稱夫人則亂矣段弟也弗謂弟公子也弗謂公子賤段而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也當習穀梁氏謂此類也若夫曲生條例以大夫日卒為正則擊矣萬物紛錯懸諸天象言淆亂折諸聖要在反求於心斷之以理精擇而慎取之則美王之與武秩必有能辨之者自晉杜預范甯唐啖助趙匡此數子者用力甚勤時有所取雖造官牆之側幾得其門而入要皆未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者也故不預七家之列七家所造固自有淺深獨程氏嘗為之傳然其說甚略於意則引而不發欲使後學慎思明辨自得於耳目見聞之外者也故今所傳事按左氏義採公

羊穀梁之精者大綱本孟子而微詞多以程氏之說為證

春領

四

世宋

進表

臣安國言臣昨奉

聖旨纂修所著春秋傳候書成進入續奉

聖旨今疾速投進今已成書謹繕寫奏

御臣安國誠皇誠恐頓首頓首臣伏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其行事備矣仲尼因事屬詞深切著明非五經比也本夫周室東遷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及平王末年王迹既熄故春秋作於隱公之初逮莊僖而下五霸迭興假仁義而行以推戴宗周為天下之共主號令征伐莫敢不從其文則史官稱述無制作之法其義則以尊周為名而仲尼固曰丘竊取之矣霸德既衰諸侯放恣政在大夫專權自用官及失德寵賂益章然後陪臣執國命夷狄制諸夏皆馴致其道是以至此極耳仲尼德配天地明並日月自以無位與時道不行於天下也制春秋之義見諸行事垂訓方來雖祖述憲章上循堯舜文武之道而改法創制不襲虞夏商周之迹蓋洪水滔天下民昏墊與蕭韶九成百獸率舞並載於虞書大木斯拔與嘉禾合穎鄙我周邦與六服承德同垂乎周史此上世帝王紀事之例至春秋則凡慶瑞之符禮文常事皆削而不書而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悉書之以示後世使鑒觀天人之理有恐懼祗肅之意若事斯語若書諸紳若列諸座右若几杖盤盂之有盟有戒乃史外傳心之要典於以反身日加修省及其既久積善成德上下與天地同流自家刑國措之天下則麟鳳在郊龜龍游沼其道亦可馴致之也故始於隱公止於獲麟而以天道終焉此於開睢之應而能事畢矣書火於秦預諸儒口相傳授及漢初興張子房為韓滅秦以明春秋復讎之義三老董公請漢為義帝發喪以暴項羽弑君之惡下逮武宣之世時君信重其書學士大夫誦說用以斷獄決事雖萬目未張而大綱克正過於春秋之時其効亦可見矣粵自熙寧崇尚釋老蒙莊之學以虛無為宗而不要義理之實殆及崇寧曲加防禁由是用事者以災異之變政事闕失則默不敢言而慶瑞之符與禮文常事則詠歌贊誦洋洋乎盈耳是與

步表

六百步

春秋正相反也後心益縱至夷狄亂華莫之能遏豈不痛哉

陛下天錫勇智

聖德日新嗣承

寶位於三綱九法淪敷之後發於

獨斷崇信是經將以撥亂世反之正聖王之志既

自得之又

命臣下有能誦習其書者使訓明其義而臣以荒蕪末學榮奉詔音輒不自揆整竭所聞修成春秋傳三十卷十萬餘言上之

御府恭惟

肅將天討之餘

萬幾之暇特留

宸念時賜

省覽取自

聖裁監天人休咎之符

步表

二

二千六百步

數賞罰是非之實

懲檢身之盛德

校至治之遠圖式敘

邦經永康

國步則臣雖委身填壑志願畢矣謹奏表投進以

聞臣安國誠皇誠恐頓首頓首謹言

紹興六年十二月 日空朝散郎元微獻閣待制提舉江州太平觀賜紫雲章公同表

論名諱劄子

臣昨列職

經筵專以春秋進讀緣春秋正文有

淵聖御名方具奏劄未及進

稟得罪去國後聞禮官建議以它字易之定讀為感其經傳本字即不改易事已施行臣今奉

旨纂修於經傳本字既有

詔今可遵即未委臣所纂修出於已見援引他經子史有犯

淵聖御名者亦許依本字書寫或當遷避有此疑惑臣聞古者不以名為諱堯典稱有鰥在下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周人以謚易名於是有諱禮然臨文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其義明白孔子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若襄王名鄭而書衛侯鄭正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夷而書晉侯夷恭王名匄而

春刻

五十九

書晉士匄莊公名同而書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書戊申朔襄公名午而書陳侯午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是也按春秋書成當恭王之朝哀公之世匄乃恭王之名也夷即三世之穆也宋即哀公之考也午即皇考之廟諱也而筆削之際並無回避春秋為尊君父而作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可知自漢已來此義不行臣子習為諛諛而不知恭順之實則有易人之名以微為通者易人之姓以莊為嚴者易甲乙之紀以丙為景者易郡縣之號以還淳為青溪者又其甚則有父名晉肅而子不敢應進士舉者忌諱既繁名實愈亂本朝以襲漢唐故事未暇盡革恭惟

陛下天縱聰明既尊春秋之書以新

聖德宜用春秋之法以斷政事凡所

施設動以春秋從事即有撥亂反正之功臣所纂修繕寫進本援引他經子史之類欲乞應犯

聖朝廟諱不可遷避者依太常博士王哲所進春秋解例並依監本

空缺點畫於

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黃紙庶幾名實不亂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諛諛之端向孟軻氏欽王之義明恭順之實取

進止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

聖旨依奏仍疾速投進

春刻

二

七八

春秋傳卷第一

左朝歌即元朝制提舉江州李觀賜紫魚袋臣明 安國奉
聖旨纂修

隱公上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今按邶鄘而下多
春秋時詩也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自秦離降為國風天下
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矣春秋作於隱公適當雅亡之後又按
小雅正月刺幽王詩也而曰赫赫宗周褒姒威之逮魯孝公之末
幽王已為犬戎所斃意公初年周既東矣春秋不作於孝公惠公
者東遷之始流風遺俗猶有存者鄭武公入為司徒善於其職則
猶用賢也晉侯擇王于艱錫之桓則猶有誥命也王曰其歸視
爾師則諸侯猶來朝也義和之薨證為文侯則列國猶有請也及
平王在位日久不能自強於政治棄其九族葛藟有終遠兄弟之
刺不撫其民周人有東薪蒲楚之譏至其晚年失道滋甚乃以天

春秋一

五十六

王之尊下賄諸侯之妾於是三細論九法數人望絕矣夫婦人倫
之本朝廷風化之原平王子母適家正后親遭褒姒之難廢黜播
遷而宗國顛覆亦可省矣又不足懲而贈人寵妾是技本塞源自
成之也春秋於此蓋有不得已焉爾矣託始乎隱不亦深切著明
也哉

元年

即位之一年必稱元年者明人君之用也大哉乾元萬物資始天
之用也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地之用也成位乎其中則與天地參
故體元者人主之職而調元者宰相之事元即仁也仁人心也春
秋深明其用當自貴者始故治國先正其心以正朝廷與百官而
遠近莫不壹於正矣春秋立文兼述作按經典紀元日商訓稱元
祀此經書元年所謂祖二帝明三王述而不作者也正次王王大
春乃立法制制裁自聖心無所述於人者非史冊之舊文矣
春王正月

按左氏曰王周正月周人以建子為歲首則冬十有一月是也前
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曰惟元祀十有二月則知月不易
也後乎周者以亥為正其書始建國曰元年冬十月則知時不易
也建子非春亦明矣乃以夏時冠周月何哉聖人語頗回以為邦
則曰行夏之時作春秋以經世則曰春王正月此是諸行事之驗
也或曰非天子不議禮仲尼有聖德無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
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以夏時冠月垂法後世以周正紀
事示無其位不敢自尊也其旨微矣加王於正者公羊言大一統
是也國君逾年改元必行告廟之禮國史主記時政必書即位之
事而隱公闕焉是仲尼削之也古者諸侯繼世襲封則內必有所
承爵位主田受之天子則上必有所稟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
命於天子諸大夫拔已以立而遂立焉是與爭亂造端而篡弒所
由起也春秋首繼隱公以明大法父子君臣之倫正矣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春秋一

六十三

魯侯爵而其君稱公此臣子之詞春秋從周之文而不革者也我
所欲曰及邾者魯之附庸儀父其君之字也何以稱字中國之附
庸也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
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其常也聖人按是非定褒貶則有例當稱
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其變也常者道之正變者
道之中春秋大義公天下以講信修睦為事而刑牲飲血要質鬼
神則非所貴也故盟有弗獲已者而汲汲欲焉惡隱公之私也或
言褒其首與公盟而書字失之矣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鄆

用兵大事也必君臣合謀而後動則當稱國命公子呂為主帥則
當稱將出車二百乘則當稱師三者咸無稱焉而專目鄭伯是罪
之在伯也猶以為未足又書曰克段于鄆克者力勝之詞不稱弟
路人也于鄆操之為已蹙矣夫君親無將段將以弟篡兄以臣伐
君必誅之罪也而莊公特不勝其母焉爾曷為縱釋叔段移於莊

公舉法若是失輕重哉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常欲立段矣及公既沒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輒已為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為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計之則國人不敵從姜氏不敢主而大叔屬藉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為使百姓與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剪之乎春秋推見至隱首誅其意以正人心示天下為公不可以私亂也垂訓之義大矣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上古應時稱號故其名三變春秋以天自創制立名繫王於天為萬世法其義備矣宰稱宰咺者名也王朝公卿書官大夫書字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咺位六卿之長而名之何也仲子惠公之妾爾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是加冠於僂人道之大經拂矣天王紀法之宗也六卿紀法之守也議紀法而修諸朝廷之

春秋傳一

三

六四五

上則與聞其謀頒紀法而行諸邦國之間則專掌其事而承命以賵諸侯之妾是壞法亂紀自王朝始也春秋重嫡妾之分故特賵而書名以見宰之非宰矣或曰僖公之母成風亦莊公妾也其卒也王使榮叔歸含且贈其葬也王使召伯來會葬下賵諸侯之妾而名其宰榮召何以書字而不名也於前賵仲子則名冢宰於後葬成風王不稱天其法嚴矣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內稱及外稱人皆微者其地以國宿亦與焉微者盟會不志于春秋此其志者有宿國之君也凡書盟者惡之或曰周官有司盟掌盟載之法詛祝作其詞王府共其器戎右役其事太史藏其約蘇公亦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夫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而謂凡書盟者惡之可乎曰盟以結信非先王所欲而不禁建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克也春秋之時會而歃血其載果掌於司盟猶不以為善也又況私相要誓慢鬼神犯刑政以成傾危之習哉

今魯既及儀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乎故知凡書盟者惡之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按左氏曰非王命也祭伯畿內諸侯為王卿士來朝于魯而直書曰來不與其朝也人臣義無私交大夫非君命不越境所以然者杜朋黨之原為後世事君而有貳心者之明戒也惟此義不行然後有藉外權如繆留之語韓宣惠者交私議論如莊助之結淮南者倚強藩為援以脅制朝廷如唐盧攜之於高駢崔胤之於宣武昭緯之於邠岐者矣經於內臣朝聘告赴皆貶而不與正其本也豈有誣上行私自植其黨之患哉

公子益師卒

凡公子公孫登名於史冊貴戚之卿也不書官者故侍講程頤以謂不與其以公子故而自為卿也古者諸侯大夫皆命於天子卿卒必書此春秋貴大臣之意其不曰公羊以為遠然公子驅遠矣

春秋傳一

四

五九

而書日則非遠也穀梁以為惡然公子牙季孫意如惡矣而書日則非惡也左氏以為公不與小斂然公孫叔卒于外而公在內叔孫舍卒于內而公在外不與小斂明矣而書日左氏之說亦非也其見恩數之有厚薄歟

二年春公會戎于潛

戎狄舉號外之也天無所不覆地無所不載天子與天地參者也春秋天子之事何獨外戎狄乎曰中國之有戎狄猶君子之有小內中國而外四夷使之各安其所也無不覆載者王德之體內中國外四夷者王道之用是故以諸夏而親戎狄致金縢之奉首顧居下其策不可施也以戎狄而朝諸夏位侯王之上亂常失序其禮不可行也以羗胡而居塞內無出入之防非我族類其心必異萌猾夏之階其禍不可長也為此說者其知內外之旨而明於敵戎之道正朔所不加也奚會同之有書會戎譏之也

夏五月莒人入向無駭帥師入極

左氏曰莒子娶于向向姜不安莒而歸莒人入向以姜氏還此所謂按也春秋書曰莒人入向此所謂斷也以事言之入者違其國都以義言之入者逆而不順莒稱人小國也無駭不氏未賜族也其書帥師用大衆也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違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與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按費誓稱淮夷徐戎此蓋徐州之戎久居中國在魯之東郊者也韓愈氏言春秋謹嚴君子以為深得其實所謂謹嚴者何謹乎其謹於華夷之辨矣中國而夷狄則狄之夷狄猶夏則齊之此春秋之旨也而與戎敵血以約盟非義矣是故成於日者必以事繫日而前此盟于唐則不日盟于宿則不日後此盟于密則不日盟于石門則不日獨盟于唐而書日者謹之也後世乃有結戎狄以許婚而配耦非其類如西漢之於匈奴約戎狄以求援而華夏復授其

春秋一
六三三
奉如肅宗之於回紇信戎狄以與盟而臣主蒙其恥如德宗之於尚結贊雖悔於終亦將奚及春秋謹唐之盟垂戒遠矣九月紀履緌來逆文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按穀梁子逆女親者也使大夫非正也魯哀公問舅而親迎不以重乎孔子對曰合二姓之好以為宗廟社稷主君何謂已重乎文定厥詳親迎于渭造舟為梁不顯其光則世子而親迎也韓侯娶妻厥父之子韓侯迎止于蹶之里則諸侯而親迎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逆女必親使大夫非正也入春秋之始名宰嚭歸贈以譏亂法書履緌逆女以志變常求妾之分定矣大昏之禮嚴矣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九闕文有斷以大義削之而非闕者有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亦有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如隱不書即位桓不書王贈葬成風王不書天吳楚之君卒不書葬之類皆斷以大義削之而

非闕也甲戌己丑夏五紀子伯莒子盟于密之類或曰本據舊史因之而不能益者也或曰先儒傳受承誤而不敢增者也闕疑而慎言其餘可矣必曲為之說則鑿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按穀梁子曰夫人子氏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葬夫人之義從君者也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有夫婦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夫婦人倫之本也入春秋之始於子氏書薨不書葬明示大倫苟知其義則夫夫婦婦而家道正矣

鄭人伐衛

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人為之伐鄭取廩延至是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久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入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縶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毀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於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強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詞為君隱也征伐天子之大權今鄭無王命雖有言可執亦王法所禁況於修怨乎不書戰者程氏以為衛已服也衛服則可免矣此義施於伐而不書戰皆可通矣

春秋一
六
五及三

三年春王二月己巳日有食之
經書日食三十六去之十有餘歲而精曆算者所能攷也其行有常度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治曆明時之法也有常度則災而非異矣然每食必書示後世遇災而懼之意也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而有食之災咎象也克謹天戒則雖有其象而無其應弗克畏天災咎之來必矣九經所書者或妾婦棄其夫或臣子背君父或政權在臣下或夷狄侵中國皆陽微陰盛之證也是故十月之交詩人以刺日有食之春秋必書以戒人君不可忽天象也

三月庚戌天王崩

崩者上墜之形春秋歷十有三王桓襄匡簡景志崩志葬者赴告及魯往會之也平惠定靈志崩志葬者赴告雖及魯不會也莊僖頃崩葬皆不志者王室不告魯亦不往也諸侯為天王服斬衰禮當以所聞先後而奔喪今平王崩周人來計而隱公不往是無君也其罪應誅不書而自見矣或曰萬國至眾也封疆至重也天王之喪不得越境以奔而修服於國卿供弔送之禮訖葬卒哭而除喪禮乎按周書康王之誥太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再拜趨出王反喪服此奔成王之喪者安得以為修服於國而可乎故周人有幾魯人有幾周人往平謂使人可也魯人不往謂當親之者而不可使人代也諸侯歲時或朝覲於京師或會同於方嶽或從兵革征討之事越境踰時不以為難何獨難於奔喪而薄君臣始終存歿之義哉大非先王之禮失春秋之義矣

夏四月辛卯尹氏卒

春秋一

六

六三四九

尹氏天子大夫也執朝權為周階亂家父所刺秉國之均不平謂何者是也因其告喪與立子朝以朝奔莒皆以氏書者志世卿非禮為後鑒也或曰世卿非禮裳裳者華何以作乎曰功臣之世世其祿世卿之官嗣其位祿以報功也故其世可延位以尊賢也故其官當擇官不擇人世授之柄當與既眾威福下移大茲根據而莫除人主孤立而無助國不亡幸爾春秋於周書尹氏武氏仍叔之子於魯書季友仲遂皆志其非禮也公羊子此說必有所受矣秋武氏子來求賻

武氏天子之大夫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非王命也嗣子定位於初喪其曰未君何也古者君薨諒陰百官總已以聽於冢宰三年夫百官總已以聽則是攝行軍國之事也以非王命而不稱使春秋之旨微矣於以謹天下之通喪而嚴君臣之名分也夫賻以貨財則生者所須索也君取於臣不言求而曰求賻求車求金皆著天王之失道也上失其道則下不臣矣

八月庚辰宋公和卒

外諸侯卒國史承告而後書聖人皆存而弗削曷為弗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古者諸侯之邦交閒問聘聘而世相朝蓋王事相從則有和好之情及告終易代則有弔恤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凡諸侯卒皆存弗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卒而或日或不日者何謹則書日慢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名或不名者何會盟則名於載書聘問則名於簡牘未嘗會盟聘問而無所證者雖使至告喪其名亦不可得而知矣凡此類因舊史而不革者也諸侯曰薨大夫曰卒五等邦君何以書卒夫子作春秋則有革而不因者周室東遷諸侯放恣專享其國而上不請命聖人奉天討以正王法則有貶黜之刑矣因其告喪特書曰卒不與其為諸侯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春秋一

八

六四一正

冬十有二月齊侯鄭伯盟于石門

外盟會常事也何以書在春秋之亂世常事也於聖人之王法則非常也有虞氏未施信於民而民信夏后氏未施敬於民而民敬殷人作誓而民始畔周人作會而民始疑子曰大道之行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諸侯會盟來告則書而弗削者其諸以是為非常典而有志於天下為公之世乎故凡書盟者惡之也癸未葬宋穆公

外諸侯葬其事則因魯會而書其義則聖人或存或削曷為或存或削春秋天子之事也傳稱諸侯五月而葬同盟至同盟謂同方嶽之盟者其生講會同之好其沒有葬送之禮是諸侯所以睦鄰國也按周制有職喪掌諸侯之喪禮在其禁今序其事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則家人授之兆為之蹕而均其禁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外諸侯葬或存或削而交鄰國待諸侯之義見矣葬而或日或不日者何備則書日略則書時其大致然也卒而或葬或不

葬者何有急於禮而不葬者有弱其君而不葬者有討其賊而不葬者有諱其辱而不葬者有治其罪而不葬者有避其號而不葬者宋殤齊昭告亂書弑矣而經不書葬是討其賊而不葬者也晉主夏盟在景公時告喪書日矣而經不書葬是諱其辱而不葬者也魯宋盟會未嘗不同而三世不葬是治其罪而不葬者也吳楚之君書卒者十亦有親送於西門之外者矣而經不書葬是避其號而不葬者也急於禮而不住弱其君而不會無其事闕其文曾史之舊也討其賊而不葬諱其辱而不葬治其罪而不葬避其號而不葬聖人所削春秋之法也故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隱公中

四年春王二月莒人伐杞取牟婁

取者收奪之名牟婁杞邑也聲罪伐人而強奪其土故特書曰取以著其惡或曰諸侯土地上受之天王下傳之先祖所以守宗廟之典籍也聖王不作諸侯放恣強者多兼數圻弱者日以侵削當是時有取其故地者夫豈不可然僖公嘗取濟西田矣成公嘗取汶陽田矣亦書曰取何也苟不請於天王以正疆理而擅兵爭奪雖取本邑與奪人之有者無以異春秋之義不以亂易亂故亦書曰取正其本之意也上二年莒人擅興入向而天討不加焉至是伐國取邑其暴益肆矣

戊申衛州吁弑其君完

此衛公子州吁也而削其屬籍特以國氏者罪莊公不待之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以公子之道待州吁教以

春秋

五十六

馬

義方弗納於邪不以賤妨貴少陵長則相公之位定矣亂何由作州吁有寵好兵而公弗禁石碯盡言極諫而公弗從是不待以公子之道使預聞政事主兵權而當國也春秋之旨在於端本清源以衛詩綠衣諸篇考之所謂前有護而不見後有賊而不知者莊公是也其不稱公子而以國氏者後世為人君父者之戒耳故傳有之曰為人君父而不通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

夏公及宋公遇于清

遇者草次之期古有遇禮不期而會以明造次亦有恭肅之心春秋書遇私焉之約自比於不期而遇者直欲簡其禮耳簡略慢易無國君之禮則莫適主矣故志內之遇者三而皆書及若曰以此及彼然也志外之遇者四而皆以爵若曰以尊及卑然也其意以爲莫適主者異於古之不期而會矣故凡書遇者皆惡其無人君相見之禮也

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之法誅首惡與是役者首謀在衛而以宋至兵何也則書州吁弑君其罪已極至是阻兵脩怨勿論可也而鄰境諸侯聞衛之有大變也可但已乎田常弑簡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請討之公曰告夫三子者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之三子告不可子曰以吾從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然則鄰有弑逆聲罪赴討雖先發而後聞可矣宋殤不恤衛有弑君之難欲定州吁而從其邪說是肆人欲滅天理非人之所爲也故以宋公爲首諸國爲從示誅亂臣討賊子必先治其黨與之法也此義行爲惡者孤矣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秋聲師師

按左氏諸侯謀伐鄭宋公使來乞師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之公弗許固請而行易曰履霜堅冰至履霜陰始凝也馴致其道至堅冰也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宋人來乞師而公辭之羽父請以師會而公弗許

春秋

二

六十六

馬

其辭而弗許義也羣以不義強其君固請而行無君之心兆矣夫公子公孫升爲貴戚之卿者其植根膠固難御於異姓之卿況羣已使主兵而方命乎隱公不能辨之於早罷其兵權猶使之帥師也是以及鍾巫之禍春秋於此去其公子以謹履霜之戒

會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

春秋立義至精詞極簡嚴而不贅也若曰聲師師會伐鄭豈不白乎再序四國何其詞費不憚煩也言之重詞之復其中必有大美惡焉四國會黨聲復會師同伐無罪之邦欲定弑君之賊惡之極也言之不足而再言聖人之情見矣天地造物化工運其神春秋討賊聖筆爲其意再序四國而誅討亂臣之法嚴矣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伐鄭稱人責詞也殺州吁稱人衆詞也知然者伐鄭之役公孫文仲爲主將而變文稱人則是指國人聽州吁號令從文仲而南行者也故曰責詞其殺州吁則石碯謀之而使右宰醜泄也變文稱

人則是人皆有欲討賊之心亦夫人之所得計也故曰衆詞公羊
子曰稱人者何討賊之辭也其義是矣于漢者獨衛國之人著諸
侯之罪也衛人失賊而曰著諸侯之罪何也夫州吁二月弑君而
不能即討者緣四國連兵欲定其位故久然後能殺之于濮耳非
諸侯之罪而何夫以討賊許衆人而以失賊罪鄰國與賊者寔矣
故曰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人衆辭立者不宜立也晉雖諸侯之子內不承國於先君上不稟
命於天子衆謂宜立而遂自立焉可乎故春秋於衛人特書曰立
所以著擅置其君之罪於晉絕其公子所以明專有其國之非以
此垂法而父子君臣之義明矣未有爲子而不受之父也未有爲
諸侯而不受之王也

五年春公觀魚于棠

齊景公問於晏子吾欲觀於轉附朝舞遵海而南放於琅邪何修

春秋二

三

六

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對曰天子適諸侯曰巡狩巡所守也諸侯
朝於天子曰述職述所職也無非事者春省耕而補不足秋省斂
而助不給是故諸侯非王事則不出非民事則不出今隱公慢弃
國政遠事逸遊僖伯之忠言不見納亦已矣又從而爲之辭是縱
欲而不能自克之以禮也能無鍾巫之及乎特書觀魚譏之也

夏四月葬衛桓公

衛亂是以緩魯往會故書聖人存而弗削者裁逆之賊討矣謚者
行之迹所以紀實德垂勸戒也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
能改失位而見弑何以爲桓桓則爵惟五皆王命也衛本侯爵何以
稱公見臣子不請於王而私自謚厲程氏曰正終大事也必於正
寢而不沒於婦人之手豈苟然乎死而加之不正之謚知忠孝者
不忍爲也春秋於邦君薨正以王法而書卒至於葬葬則從其私謚
而稱公或革或因前以貶不臣順之諸侯後以罪不忠孝之臣子
詞顯而義微皆所以過人欲存天理大居正也

秋衛師入郕

稱師者紀其用衆而立義不同有矜其盛而稱師者如齊師宋師
曹師城郕之類是也有著其暴而稱師者楚滅陳蔡公子弃疾王
兵而曰楚師之類是也有惡其無名不義而稱師者次子郎以侯
陳蔡及齊國郕之類是也衛宣繼州吁暴亂之後不施德政固本
恤民而毒衆臨戎入人之國失君道矣書衛師入郕著其暴也

九月考仲子之官

考者始成而祀也其稱仲子者惠公欲以愛妻爲夫人隱公欲以
庶弟爲適子聖人以爲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適孟子入惠公之
廟仲子無祭享之所爲別立官以祀之非禮也故因其來贈而正
名之曰仲子之贈因其考官而正名之曰仲子之官而夫人衆矣
之分定矣隱公攝讓之實辨矣桓公篡弑之罪昭矣存則以氏繫
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
稱謚單舉姓字者妾也凡官廟非志災失禮則不書

春秋二

四

五

初獻六羽

初獻六羽者始用六佾也不謂之佾而曰羽者佾千羽之惣稱也
羽以象文德干以象武功婦人無武事則獨奏文樂故謂之羽而
不曰佾也初者事之始魯僭天子之禮樂舊矣是成王過賜而伯
禽受之非也用於大廟以祀周公已爲非禮其後羣公皆僭用焉
仲子以別宮故不敢同羣廟而降用六羽書初獻者明前此用八
之僭也諸侯僭於上大夫僭於下故其末流季氏八佾舞於庭而
三家者以雍徹上下無復辨矣聖人因事而書所以正天下之大
典也

邾人鄭人伐宋

按左氏宋人取邾田邾人告於鄭曰請君釋憾於宋敝邑爲道則
至兵者邾也故雖附庸小國而序乎鄭之上凡班序上下以國之
小大從禮之常也而盟會征伐以主者先因事之變也然則衛州
吁告於宋以伐鄭事與此同而聖人以宋爲主者何此春秋撥亂

之大法也九誅亂臣計賊子必深經其黨

蠱食苗心曰蠱食葉曰膳食節曰賊食根曰蠱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詩去螟螣害稼也春秋書螟記災也聖人以是爲國之大

事也故書而近世王安石乃稱爲人牧者不必論秦災傷之事亦獨何哉甚矣其不講於聖人之經以欺當年而誤天下與來世也

冬十有二月辛巳公子彊卒
按左氏臧僖伯卒公曰叔父有憾於寡人寡人弗敢忘葬之加一等以公羊三世考之則所傳聞之世也而書曰見恩禮之厚明矣

公將如棠觀魚者僖伯諫而不聽則稱疾不從可謂忠臣矣葬之加一等夫是之謂稱然隱公不敢忘其忠而不能聽其言與郭公善善而不能用於亡國一也其及宜矣

宋人伐鄭圍長葛
國者縲其城邑絕其往來之使禁其樵采之途城守不下至於經年而不解誅亂臣計賊子可也長葛鄭邑何罪乎書圍於此而書取於後宋人之惡彰矣

六年春鄭人來輸平
輸者納也平者成也鄭人曷爲納成于魯以利相結解怨釋仇離宋魯之黨也公之未立與鄭人戰于狐壤止焉元年及宋盟于宿

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不至於篡殺奪據則不厭矣故特稱輸平以明有國者必正其義不謀其利杜亡國敗家之本也
夏五月辛酉公會齊侯盟于艾秋七月
四德備而後爲乾故易曰乾元亨利貞一德不備則乾道熄矣四時具而後成歲故春秋雖無事首時過則書一時不具則歲功虧矣既書時又書月者時天時也月王月也書時又書月見天人之理合也易不云乎君子行此四德者故曰乾元亨利貞若夫上下異致天人殊觀聖學不傳而春秋之義隱矣

冬宋人取長葛
宋人恃強圍邑久役大衆取非所有其罪著矣在王朝不能施九伐之威在列國不能修連帥之職鄭人土地天子所命先祖所受

不能保有而失之也是上無天王下無方伯而鄭亦無君也宋人強取以王法言不可勝誅以天理言不善之積著矣初穆公屬國於與夷使其子馮出居于鄭陽公既立忌馮而伐鄭不亦逆天理

乎春秋序宋五兵以殤公之罪重也明年鄭人報宋序邾爲首以鄭伯之罪輕也至是宋又舉兵伐鄭而圍其邑肆行暴虐不善之積已著而不可解矣其見弑於亂臣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凡此類皆直書于策按其行事而善惡之應可攷而知天理之不誣者也

七年春王三月叔姬歸于紀
叔姬伯姬之姊非夫人也則何以書古者諸侯一娶九女必格之同時者所以定名分窒亂源也今叔姬待年於宋國不與嫡俱行則非禮之常所以書也眉山蘇轍以謂書叔姬賢之也若賢不得書必貴而後書則是位而蔑德也小國無大夫至於接我則書是位不可以廢事也位不可以廢事而獨可以廢賢乎如叔姬不歸宋國而歸于鄭以全婦道賢可知矣賢而得書亦春秋之法也

滕侯卒
滕侯書卒何以不葬急於禮弱其君而不葬者滕使宿男之類是已古者邦交有常制不以國之強弱而有謹慢也不以情之疎密

而有厚薄也春秋之時則異於是晉北國也楚南邦也地非同盟而親往俟其葬滕鄰境也宿同盟也計告雖及而魯不之恤豈非以其壤地褊小乎急於禮而不往弔其君而不會無其事而關其文此魯史之舊也聖人無加損焉存其卒關其葬義自見矣卒自外錄不卒非外也葬自內錄不葬非內也

夏城中丘

程氏曰為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教化行風俗美故為政以民力為重也春秋凡用民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為罪矣雖時且義亦書見勞民為重事也人君而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凡書城者完舊也書築者創始也城中丘使民不以時非人君之心也

齊侯使其弟年來聘

兄弟先公之子不稱公子貶也書盟書帥師而稱兄弟者罪其有寵愛之私書出奔書歸而稱兄弟者責其薄友恭之義攷於事而

春秋二

七

六六

春秋之情可見矣年者齊僖公母弟也程氏謂先儒說母弟者蓋緣禮有立嫡子同母弟之文其曰同母蓋為嫡耳非以為加親也此義不明久矣僖公私其同母寵愛異於他弟施及其子猶與適等而襄公紂之遂成篡弑之禍故聖人於年來聘特變文書弟以示貶焉鄭語來盟黑背帥師皆罪其私也書云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陳光奔楚而稱弟不念鞠子哀矣蓋殺衛瓘而稱兄其亦不念天顯矣秦鍼末辰皆責其薄也仁人於兄弟絕偏係之私篤友恭之義人倫正而天理存其春秋以訓天下與來世之意也

秋公伐邾

奉詞致討曰伐按左氏公伐邾為宋討也宋人先取邾田故邾人入其郭魯與儀父則元年盟於昧矣邾人何罪可登特託焉辭說以伐之爾經之書伐非至兵者皆有言可執見伐者皆有罪可討也傳曰欲加之罪何患無詞魯為宋討非義甚矣而稱伐邾所謂

欲加之罪者也而不知渝昧之盟不待貶而自見矣

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

國而曰伐此一人而曰伐見其以徒眾也楚丘衛地以歸易詞也于楚丘者罪衛不救王臣之患以歸者罪凡伯失節不能死於位也周之秩官敵國賓至關尹以告候人為導司徒具徒司寇詰姦佖人積薪火師監燎其貴國之賓至則以班加一等益虔至於王吏則皆官正蒞事今凡伯承王命以為過賓於衛而戎得伐之以歸是蔑先王之官而無君父也故施丘錄於國風見衛不能脩方伯之職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見衛不救王臣之患也為狄所滅則有由矣

春秋二

八

二七